

世纪

梦里依稀慈母泪

MENGLIYIXICIMULEI

刘辉 尚晓娟 李硕 选编

经典散文



延边人民出版社

梦里依稀慈母泪

MENGLIYIXICIMULEI

刘辉 尚晓娟 李硕 选编

世纪 经典散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纪经典散文. 梦里依稀慈母泪/刘辉, 尚晓娟, 李硕选编. 延边人民出版社, 2006. 9

ISBN 7 - 80698 - 375 - 9

I. 世… II. ①刘…②尚…③李… III. ①散文 - 作品集 - 现代②小说 - 作品集 - 当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4168 号

世纪经典散文

梦里依稀慈母泪

刘辉 尚晓娟 李硕 选编

出版发行 延边人民出版社

印刷装订 河南新华印刷厂

总策划 王春晓

责任编辑 崔承范

主 编 王海艳

封面设计 刘 阳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0698 - 375 - 9/I·41

定价:357.60 元

前

言

当你拿到这套《世纪经典散文》时，
会感到拥有一部跨越整个世纪，值得
长期保存的高品位散文选本已
不是奢望。

本套丛书由多年来从事散文
创作和散文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
院三位学者编选。他们曾编选过
多种颇具影响的散文选本，并且在散
文创作中深得散文三昧。

丛书用无数条金线将中国散
文之经纬贯穿起来，永恒的主题在
时间长河中尽显其魅力。

种下成熟的种子，但愿它们能
随风而至，在读者的心田生根、开
花、结果，于是，你我的心间将芬芳
四溢。



序 言

从上个世纪初期开始的中国散文创作历程，在整部中国散文史上无疑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它于形式和内容方面，都艰苦卓绝地展开过一场重大的革新。当告别了长期运用文言写作的那一部历史之后，白话散文获得了健康和全面的发展，出现了一批又一批卓越的作品。这样的书写方法肯定可以使得极大多数的民众更容易接受文化的熏陶，尤为重要的是它所追求的人性解放与现代民主的精神。始终在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向前迈进的步伐。

整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是在艰辛困顿与曲折多变中前进的。它交织着多少辉煌和灾难，凝结着几何欢乐与痛楚。已经发表和出版的许多写得比较成功的散文作品，都鲜明和生动地描绘出了这个时代中的社会场景、人生踪迹，以及他们灵魂深处的种种波澜。阅读一些这样的篇章，肯定是能够增加见识，开阔视野更为细腻地理解人们心理的动因，从而很有益于升华自己思想的层次与精神的境界。

散文是一种充满了主观意识的文体，在描摹社会人寰和自然环境的时候，总是侧重于诉说自己对于这客观世界的印象、体验和感悟，这样就十分容易打开自己心灵的窗户，跟许多读者朋友进行诚恳与亲切的对话，因此也必然会洋溢出真挚、灼热、浓郁和深沉的感情来。当作者以此种纯真的情愫，去面对和投入生活的激流时，又必然会在不断的碰撞与融汇之间，产生出纷纭的哲思来。将这样由人生的海洋里升腾出来的情感与哲理，通过优美的文字抒写成章，像如此丰富繁复和文采斐然的社会史与心灵史，自然就很容易引起大家的关注和喜爱了。

我们编纂成的这套丛书，分为十二本，选录多篇散文作品，提供给各

行各业中间喜爱阅读此种文体的年轻朋友们,可以很方便地进行浏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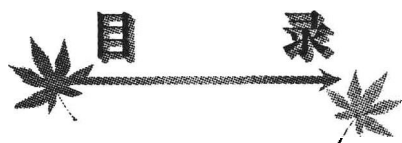
任何人都是在通过广泛的阅读和思索的过程,才有可能更好地提高自己的水准,形成渊博的知识、深厚的思想和出色的审美涵养。这样就会对于浏览过的任何作品,在经过认真的揣摩与剖析之后,都能够作出适当的判断来,准确地指出它成功或不足的地方。如果将自己这些珍贵的意见,通过若干不同的渠道,充分地反馈给当今许多撰写散文的作家,引起他们在深入的思考之后,能够更好地进行挥洒,这样就肯定会促进散文创作在二十一世纪的迅速迈进和重大丰收。正像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提倡接受美学的德国学者尧斯所说的那样。“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没有其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作为向文学科学挑战的文学史》)。

如果有更多的读者朋友,除开乐于对阅读过的作品,进行认真的论证和批评之外,还渴望着自己也能够从容与欢快地去撰写散文的话,那么就一定要花费更多的精力,更为细致地去阅读与钻研人类历史上的许多佳作。汉代学者桓谭在《新论·道赋》中,引用过经常与他相聚论学的扬雄的一句名言,说是“能诵千赋则善赋”。像这种对于自己人生经验的概括,真是具有普遍规律的涵义。如果想要从事某种文体的写作,确乎就必需用心地去阅读与揣摩前人在这方面的许多佳作,不通过这样刻苦的学习与借鉴的过程,那是无法跨出自己最初的步伐的,当然也就谈不上进行创新和超越前人了。

说到阅读有关散文文本的这个话题,二十世纪以来的不少佳篇,自然又是应该作为起步的一项工作,从这儿再上溯和扩展开去,通过不懈的阅读与思索的过程,极大地提高了自己审美的水准和境界之后,然后再去努力地撰写散文的话,一定会促使二十一世纪散文创作的前景,变得更为开阔和美好起来。

希望有更多的年轻朋友,都来阅读许多优秀的散文篇章,这是多么欢乐地陶冶自己情操的一种过程!

——林 非



梦里依稀慈母泪 / 秦 牧	1
嫂 镜 / 王宗仁	8
最后的梵高 / 冯骥才	15
秋 韵 / 宗 璞	27
跟陌生人说话 / 刘心武	30
那年正十八 / 鲁之洛	34
命 运 / 林 非	37
惊梦三十年 / 三 毛	46
生死之间 / 雷抒雁	50
童年旧事 / 梅洁	54
冬 安 / 董桥	62
少女的美名像风 / 卞毓方	65
在维纳斯脚下哭泣 / 周国平	69
想爱你到老 / 胡发云	73
换个活法 / 韩美林	84
祭 父 / 贾平凹	89
三十年的重量 / 余秋雨	99
母 子 / 薛尔康	106
姐 姐 / 路 遥	112

梦里依稀慈母泪

八月的故乡—你好 / 郭保林·····	126
土地梦 / 周同宾·····	128
那一脉蓝色山梁 / 梅洁·····	138
云 姑 / 董 桥·····	144
鸟 巢 / 肖 凤·····	148
风从哪里来 / 范曾·····	151
母亲的河 / 尧山壁·····	155
晶莹的泪滴 / 陈忠实·····	161
我好像有四只眼睛 / 赵鑫珊·····	168
目 光 / 詹克明·····	172
玉 想 / 张晓风·····	177
藏 说 / 冯景元·····	186
中年是下午茶 / 董桥·····	191
水墨文字 / 冯骥才·····	194
丑人的升华 / 于金明·····	202
人生何处不快乐 / 杨 希·····	205
新春走笔 / 栾承舟·····	209
平 视 / 朱华贤·····	216

梦里依稀慈母泪

梦里依稀慈母泪

——秦牧

有一位我所敬爱的长者——杜国庠同志（哲学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广东分院院长），生前曾经这样对我说过：“母亲是最值得怀念的。一个人能够长大，一般来说，主要靠母亲。母亲们含辛茹苦，在养育孩子上的功劳，是一般做父亲的难以比拟的。”他这番话，我很有同感。我还记得杜老早年用过的一个笔名，就叫做“念慈”。

大概也就是由于这样的缘故吧！世间人们所写的怀念母亲的文章，比怀念父亲的要多得多。有时，我也很想写一篇。但人的感情是很奇特的，对于太熟悉，太亲切的人，提起笔来，思潮如涌，有时反而有一种“欲说还休”的感情。我经常怀念我的母亲，但是多年来却始终没有写成什么文章。

最近，因为有所感触的缘故，终于下决心要写一篇了。

我的父亲原本是乡间的一个裁缝，后来飘洋过海，浪迹南洋各地，当了资方代理人，成为新加坡一间米行的经理；但是最后又破了产，摒挡回国。在他比较有钱的时候，他娶了三个妻子（按照旧的传统说法，是一妻二妾），我的生母和三母，都是“妾”。她们两人有一些相同的命运，小时候都当过婢女，长大了都做“妾”。



在旧社会生活过，或者读过《红楼梦》之类小说的人，都知道婢女、丫头（在广东又有“赤脚”、“妹仔”之类的别称）是怎么一回事。旧时代，贫苦人家（大抵是农民，自然也有少量城市贫民），在穷得无以为生的时候，就把女儿卖给大户人家当婢女。如果是在哀鸿遍野的旱涝凶年，有些地方还会出现“人市”，成群女孩子被插上“草标”，作为贩卖的标志。平常年景，贩卖就是零星地进行的了。

每当一户农家穷得生活不下去的时候，“中人”就上门了，把他们的十岁左右的女孩子带给大户人家看看，那些地主绅商们的女眷就出来评头品足。凡是相貌标致的，身体健壮的，价钱就多一点。

因为等到这些婢女长大的时候，转卖出手时价钱也可以相应高些。凡是相貌差的，身体弱的，脸上受过伤，“破了相”的，或者“流年八字不好”的，价钱就给压低了。被卖的女孩子一过门以后，往往就给改了名字，什么春兰、夏莲、秋桂、冬梅之类就是。有些穷家女孩子被卖断以后，父母要来探视她们都很困难。有的大户人家根本不让进门。

有的穷父母三两年来一趟，还得拿红桌裙围着身子，才算“辟了邪”，准许走进“花巷”（就是从侧门进去的地方）和女儿短暂聚一聚。好些婢女的卖身契，还有写着：“凭中说合，一卖千休”、“倘有落水夭亡，各安天命”的。婢女买卖，实际上可以说是古老的奴隶制社会的残余。

我的生母叫做吴琼英，三母叫做余瑞瑜。这自然都是后来起的名字，她们做丫头的名字，生母叫做“莲香”，三母叫做“绿霞”。因此，我从小听到的关于丫头生活的故事特别多，她们告诉我，有些丫头被养主鞭打，每天早上到河边洗衣的时候，常常各自揭开衣袖裤管，彼此出示伤痕。有的丫头由于吃

梦里依稀慈母泪

不饱，竟偷生米，捉盐蛇吃。有的丫头晚上给“老奶奶”、“少奶奶”捶腰的时候，由于太疲倦了，打着瞌睡，竟给那些老奶奶、少奶奶一脚踢下床来。我的三母亲告诉我：有一户人家，一个少爷为了寻开心，晚上特意支使一个丫头上镇买东西，他自己则扮神扮鬼，装成活无常的样子，头上戴着高帽，脖子上挂着冥镪，还画黑了脸，躲在暗处，当丫头走进暗巷的时候，他大喝一声闯了出来，竟把那个丫头吓得瘫倒在地，最后不治身死。

但是，我的这两个母亲很少谈及自己的婢女生涯。上面提到的那些事情，大抵是她们的同伴或者附近人家的。不过，她们自己的生涯，不待说，也是相当凄苦的。

读者们大概会这样想：我在这里记叙的主要是我的生母的事迹，但实际不然，我虽则也会谈谈我的生母，但主要部分却是谈我的三母。她给我的印象，比生母给我的还要深。

我的这两位母亲，由于少年时代都曾经度过艰难竭蹶的生活，长成后健康都很差。我的生身母亲吴琼英患有肺病，在我八九岁的时候就逝世了。她生前，对待儿女十分严格，操持家务井井有条。她常常把少年时代的悲苦生活告诉我们兄弟姊妹，要我们立志向上，同情穷人。她长期受疾病的折磨，曾有一个夜里企图悬梁自尽，解除痛苦，被我的弟弟发现，弟弟号叫起来，全家人都惊醒了，她这才被父亲从绳套里救了下来。但是不久她就因病重逝世了。

我们兄弟姊妹围着她的遗体哭泣，她的眼角竟然渗出了泪水，这事情给我们的印象当然非常深刻。当时我完全不能理解这是什么原因，到了长大以后，我才知道人刚刚死亡的时候，并不是全身的器官同时死亡的，有的器官还保持着一定的机能，所以一个人刚咽气的时候，并非任何器官对外界的影响都

毫无反应。

生身的母亲死后，三母亲就从乡间远涉重洋前来照顾我们了（原本她和大母亲一同住在乡下）。此前，我的生母在世的时候，她也曾经到新加坡来小住过。相处也还融洽。我们都认识她。按当时的习俗，我们叫她“三姐”，因为照封建社会的规矩，儿女们对父亲的妾侍，丫头出身的母亲只称为“姐”（生母例外），这规矩，到了多年以后，我们才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它破除了，改口称她为“三姨”。但是，直到如今，我的叔伯兄弟提起她时仍然称呼为“三姐”，这样的称呼使我异常厌恶。似乎一个女人只要是丫头出身的，一辈子都要低人三分。封建习俗的残余在中国的确是相当严重的。

三姨自己没有生儿育女，而我的生母却养下了七个男女。当她来到新加坡我们这个海外的家，照料我们的时候，她才三十多岁，照现在的标准来说，还是个“女青年”呢！但是她已经要挑起教养七个不是自己所生的孩子的责任了。

她的身子一直都很瘦弱，体重从来没有超过一百斤。而且，她又有昏眩病，每当发作起来，就脸色铁青，咬紧牙关，不省人事。要旁人撬开她的嘴巴，灌下药去，才逐渐苏醒。但是在她能够下床走动的时候，就总是很勤劳地操持家务。她，一个婢女出身的人，当然没有受过什么学校以至私塾的教育，然而依靠自己随处留心，居然也认识一些字，可以看懂普遍的书信和便条，只是不能书写而已。

我小的时候异常顽皮，是兄弟姊妹中受父母惩罚最多的一个。在学校被教师打，回到家里被父母打，因此常常遍体鳞伤，鞭痕像大蚯蚓似的遍布在小腿大腿上。这些鞭痕，有些是三姨给我的，但是她打我厉害的程度并没有超过我的生身母亲。由于我比较倔强和调皮的缘故，有时她打我，我也打她

梦里依稀慈母泪

(那时我大概十岁的样子)，两个人像走马灯团团转地扭打着。照一般人的看法，这样的非亲生的母子关系，以后发展下去一定很糟糕了。但是事实不然，到我长大以后，我们母子关系是相当好的，原因是：三姨既有严格的一面，也有慈爱的一面。例如，当事过境迁以后，她有时就噙着泪水给我的伤口涂药。即使是小孩子，对于大人的善意或者恶意，也是常常有很好的判断力的。在当时，她可能认为“打”是最好的教育方法之一了。

在这么一个家庭里，管这么一大群孩子，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的大哥患肺病，常常需要煎药照料。我的小小妹妹由于是在我母亲病重时产下的，先天不足，孱弱爱哭，三姨在她身上特别花费了巨大的心力。我的小小妹妹后来和她的感情极好。

我的父亲是一个豪迈好学的商人，足迹踏遍南洋各地。到过好些国家，很爱读书。但是他酗酒成性，每当酒醉回家，常常大吵大闹，有时也对三姨乱发脾气，这样的场面出现了多次。在这种场合，我们总是把同情放在三姨一边，一个人在小时候的境遇对他以后一生的发展的确很有关系，由于对父亲酗酒的反感，我长大以后，竟成为一个不会喝酒的人，一杯白酒就足以使我醉倒。

当父亲破了产之后，我们的日子就很不好过了。不久他摒挡一切回国，除大哥在一间酒店工作，大姊已经出嫁，留在新加坡外，我们都被带回“唐山”乡下。这时我们家境大不如前，我念书的学费，有的是三姨拿出她的私蓄来供应的。事情隔了几十年，有些场面我还记得很清楚，那就是：每当夜读时，她拭亮了灯筒，为我点火的场面；我上床之后，她用蚊灯细细照蚊子的场面；以及她从柜子里取出一些小小的金饰，瘦弱的手拿着厘秤，称着重量，给我作为学费的情景。



那时我们的家境很困难，她拿出这些仅有的微小金饰，是大不容易的。她常常织网换取微薄的收入，补充生活。织网所得异常微小，大概是一千网眼才三两个铜板吧。网店在这宗生意上进行了惊人的剥削。夜里，每当我在灯下读书的时候，听到三姨一针一针织网的声音，常有一种心碎的感情。

有一次，我患上严重的皮肤病，手上、腿上，生了许多疥疮。三姨耐心地为她洗涤、涂药。那时，我虽然只是十三四岁的少年，也很过意不去，心想：“将来我长大了，一定要很好报答她。”

少年时代的心愿，到我长大以后，总算在若干程度上实现了。抗战期间颠沛流离，经常穷困不堪，和家乡的通讯联系也断绝了，那段时间除外，抗战胜利以后，我几乎有三十年的时间，每月拿到工资，第一件事就是给三姨汇寄生活费，并曾专程好几次回家探望她。一九七一年那一次，十年动乱期间，我在九死一生之后，回乡看她，离别时我在巷里走了几十步，看到她不在大门旁，又折回家里看她一次，见到她为伤别之情所折磨，哭倒在床上。我想到这可能是最后一面。平时极少哭泣的我，眼眶也发热了。过了几年，她终于逝世，我为此悒悒郁郁地过了好些日子。

三姨给我的印象，比生母给我的还要深得多。解放前，她知道我和革命生活多少有些关系，并没有阻拦我，只是叮嘱我要小心而已。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不是亲生，也可以建立起真挚的母子之情的。

我们这一家，也是一个例子。

现在，和睦亲爱的家庭很多。但是，吵吵闹闹，几无宁日的家庭也不是很少。有些人对于同处一个家庭的非亲生孩子，

梦里依稀慈母泪

即配偶以前和别人所生的子女，一点爱心都没有，以至于水火不能相容。有些人对于继母继父，也视同仇敌。更有些人，被极端个人主义所支配和腐蚀，连对自己的生身父母，也冷冷淡淡，甚至横加虐待。每当看到这些事情时，我就感触很多，甚至十分愤慨。我写出上面这些事情，不仅是抒发我个人缅怀三姨之情。同时，也想让人们知道，不是血缘关系的父母和子女之间，也是可以建立起深厚的感情的。

爱是生活中的暖流，我们的生活不能缺乏爱。但是个人要得到别人真正的爱，首先要懂得怎样去爱人。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比这个又有更高更高的要求了。





军嫂

——王宗仁

喜马拉雅山巅的那片六月雪，每天总是最先触摸到灿烂的阳光。多情的朝霞把它涂成了一只天河中的红鲤，静卧世界屋脊的制高点。太阳渐渐升高了，山巅才还原成本色，一片白雪。

这些日子，在山下哨所 20 多个兵的眼里，那片红鲤般的积雪突然变成一位亭亭玉立的军嫂形象。嫂子凝视着寂静的营房，日夜伴着孤独的兵们。她那美貌容颜比身边的雪莲花还要动人。很巧，军嫂的名字就叫雪莲。

雪莲是排长的妻子。

在不朽的荒原，在荒原的那个黎明，当嫂子满身沙土一脸疲惫地走下汽车，站在哨所后面的雪地上时，边防线一下子就变得欢腾热闹起来。这里有女性落脚，绝对是历史性的。兵们除了在哨位上正执勤的以外，其余的倾城而出迎接这位仿佛从天国而降的花仙子。

用“千里少人烟，四季缺色彩”来形容边防线军人的单调生活和自然界的枯燥荒芜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哨所驻地是清一色的男子汉世界，他们穿的衣服、睡的床铺、吃的饭菜甚至连出口的话语皆为很规范的男子化、军事化。在此地难得见个女

人，偶尔碰上一只狐狸也是公的（不知为何）。在这里建厕所不必设女厕所，盖澡塘不需要修女池，兵们夜里睡觉时身上再赤露平日穷侃时言谈再粗鲁也不用担心撞上女性。

没有女人的世界是个苦涩而熬人的地方。

雪莲出现在兵们面前的那个时刻，喜马拉雅山的山腰肯定挂起了一道彩霞。兵们高高兴兴而又惶惶恐恐地簇拥着嫂子，谁都想和她握手，可是谁都害羞得不好意思把手伸出来。最后，忽然站出来一个兵，对围着嫂子的兵们说：

“听我统一指挥的口令，向后退三步走！”

兵们老老实实在他指挥下，后退三步，离开了嫂子。那个兵又下达第二道口令：

“立正，敬礼，嫂夫人好！”

兵们齐刷刷地举手敬起了军礼，众口一声地喊道：“嫂夫人好！”

嫂子怎么承受得了如此隆重的礼遇，忙用双手做着往下压的动作，连连说：

“弟兄们，别这样，千万别这样！我是来看望丈夫的，也是来看望你们的。放心吧，嫂子会把你们当亲弟弟看的，疼爱小弟兄们！”

说毕，她恭恭敬敬地给大家鞠了个躬，说：“妻子是属于丈夫的，嫂子是大家的。我乐于为弟兄们做事！”

军嫂就是这样到了边防线上。

兵们就是用这样特殊的仪式迎接了军嫂。

嫂子的来队给哨所增添了色彩。这，从兵们闪着光彩的瞳仁里可以看出，从他们那咧着的嘴唇间能感觉得出。当然，最主要的是每天早早飞来立在屋顶上喳喳叫个不停的那只喜鹊使兵们觉得这日子着实有了活跃的色彩，喜欢幽默的班长逗着大